

麻將面面觀

張 迅

先從兩則報導說起

本年四月十八日聯合報載：「……最近因國外商人來台採購麻將牌的訂單日多，經濟部已於上月間把麻將列為合法外銷產品之一」。「洋人亦愛方城之戰……使中華國粹，麻將藝術，在世界各國流傳，建立像橋牌一樣崇高地位，……意義重大」。

去年（六十四）十一月八日中國時報刊載台大教授洪祖培醫師的一段談話則說：「許多人打麻將太勤，車掌拿票剪在車票上剪洞，久之之後，都會使上臂肘和手腕的尺骨神經麻痺，或發生障礙而不自知……」車掌拿票剪神經受影響是爲了生活，還算值得，惟有麻將打多了，神經受影響，最不值得。

打「麻將」可說是我國民間最風行最普遍的一種消閑娛樂，許多人聊起牌經，都會興緻勃勃，談個沒完沒了。

筆者認爲：凡屬大眾化的消閑娛樂玩意，一定含有輕鬆的賭博性，才能引人入勝而樂此不疲，筆者是屬於愛玩這類型的人，就我體念所得，凡百娛樂，麻將可說獨步全球，是百般消閑娛樂中最具吸引力者，越玩越想玩，玩得你欲罷不能

。麻將結構巧妙，組合複雜，運用的靈巧與乎花樣的繽紛，令人嘆爲觀止，其趣味其引人入勝，誠非西方社會風行的橋牌所能望其項背。麻將健者，有時匠心獨運，和出幾副名牌，自我欣賞之餘，印象久久不釋，午夜夢回，點上一枝烟，細細回憶咀嚼一番，真是神清氣爽，想到得意處，更是飄飄欲仙，其樂融融。

我國麻將，究竟何時何人發明，似沒有人好好考據過，也沒人說得清楚，原因大概是麻將雖屬人人喜愛，但在考據領域裏不登「品」，難登大雅之堂，所以沒人願化心思去考據，不過，麻將隨着時代演進，不斷推陳出新，早非當初本來面目了。

抗戰前的麻將，以今日標準來衡量，可說已相當落伍，那時大都是很保守的。有花算番十三張，除了八張花春、夏、秋、冬、梅、蘭、菊、竹、中、發、白及東、南、西、北、平胡有番外，再沒其他花樣。只有上海十里洋場打的麻將，創風氣之先，稍爲有點花樣，以此開端，隨着時代變遷，花樣從此愈變愈多，於是大家把這種有花樣的麻將，稱爲「上海麻將」，也有人叫做「新式麻將」。

台灣本省籍朋友打的麻將，獨樹一格，戰前

戰後以迄今日都一樣，有花十六張，放砲才付錢，自摸才有滿堂彩，這種麻將玩起來雖嫌累贅呆板，但背家可忍住不放砲，不像新式麻將沒法防守，只有束手就擒，等待出錢，玩慣了也自有一番樂趣。

上海新式麻將與台灣老式麻將，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異，前者講求趣味，刺激，花樣，後者則重實際。戰前上海租界，風氣大開，平時耳濡目染，待人接物，尤其商場，多講求氣派噱頭，表面很好看，世人所謂海派是也。上海麻將番數多花樣多，而且輸贏較大，但實際算帳，往往又打折扣，像目前流行的0.5，打一折，二折，爲何如此，完全是噱頭作祟，一方面講求氣派，刺激，另一方面又覺得輸贏大而打折扣。另外，新式麻將因爲花樣太多，大家都講求做牌，除非碰到特殊情形，否則彼此都不大扣牌，「風頭」先打，講求打得快打得巧。經常操練的正規軍，先打後摸，出張如飛，真是目不暇給。台灣麻將剛剛相反，打來規規矩矩，先摸後打，碰到「生張」「風頭」必扣，同時台灣麻將重實際，賭博性強，純粹賭輸贏，多少番就多少錢，表裏合一。寶島大環境安定，人人豐衣足食，擅長此道的「英雄豪傑」，閑來無事，彼此常常觀摩，不斷研究推

陳出新，於是，麻將藝術得以「發揚光大」。

目前的摩登麻將，是十二張的「心中寶」，所缺一張任由你作最佳搭配，這種麻將，花樣之雜，番數之多，令人如墜五里霧中，即使精於此道者，有時碰上極複雜大牌，也不免暗陪手垂桌下，用指計算番數，初習者則往往為這張心中寶，怎樣搭配及計算番數而困擾，玩來固然刺激有趣味，但也够傷神費腦。

麻將傳染日人最早

外國人受到麻將傳染者，以日本人最早。日本文化發源於我國，上國衣冠文物，扶桑多竊習，日本人玩麻將很認真也够人發噱。戰前日本有「麻將俱樂部」之設，周圍牆壁上貼滿「研究心得報告」，內容記敘各人胡的大牌，從開始進張出牌次序說起，一直到和牌為止，洋洋大觀，彷彿學校上課講義，這在我們麻將之國看來，殊屬淺薄可笑，但由小見大，可看出日本民族性，日本人對一切學問，總是從基本學起，然後按步就班認真學習，務求澈底瞭解。

筆者曾從事麻將娛樂，目的在求個人的消閑解悶，大週末小週末各玩一次，打得小八圈為度，輸贏都不再來，不留連更不沉迷。我對百般消閑娛樂，對打麻將所以情有獨鍾，主要原因，是我把打麻將視為一種感情發洩，因為日常生活不如意之事十常八、九，感情上的喜、怒、哀、樂又受禮教阻制，出來社交應對不能任性，友朋之間要話留三分，家庭相處也得有分寸，不能隨意任性，因此我拿打麻將來尋求補償，拿牌來使性出

氣，隨心所欲，愛怎麼就怎麼，個人自由發揮到極限，把日常積壓的抑悶，怨憤，一發腦兒發洩，在牌上，心中舒暢，情緒也得到平衡。另外，我打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輸贏小，贏則樂上加樂，否則小輸換得情緒上的發洩，也有收獲。

我覺得任何一種消閑娛樂行為，超過了份，若從道學觀點言，都有玩物喪志的毛病，若從節約的角度看，皆在浪費之列，但是人不能離羣索居，老死不相往來，所以不可能毫無一點消閑娛樂，我不相信世界上真有不染任何不良嗜好的人，像表面上滿口仁義道德，暗地裏却單騎入花叢或偷偷欣賞脫衣舞的，比比皆是，就我實地體念比較所得，打麻將可說是一切不良嗜好中貽害較輕的，從節約觀點言，比打保齡球、高爾夫球、跳舞、上酒家、進夜總會等要節省多了。

古人立身行事，講求觀人於微，因此，如果要測驗一個人的品性如何，八圈麻將下來，對方一定原形畢露。人在任何場合中，總不免有所矜持，每把自己真性情，作某種程度掩藏，唯有打麻將的時候，會很自然流露出來。坐上牌桌子，大都真情流露，其人如何，一覽無遺，事例俯拾即是：譬如輸贏斤斤計較者，其人必無通財之誼，為着一付牌的勝負而劍拔弩張如臨大敵者，休想與他共患難，每逢手風不順即肝火大發，方寸大亂而無鬥志者，其人必不足當大任，偶被人攔了胡，輒忿然形諸詞色，把對方視為仇人冤家者，其人必度量狹小，大牌胡出，得意忘形，對放砲者馬上作出感激狀者，其人必淺薄現實而見利忘義，諸如此類，不勝枚舉。

打麻將的人心理很微妙，不能用常規揣測，主要要看他所為何來。有的是以功利主義為出發點，目的在贏錢，此類牌友玩來態度認真，假若「四中全會」四位主角都如此，氣氛必極緊張，許多因怒失和因財失義的不愉快事例，都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，另一類牌友，動機在連絡感情或消遣，輸贏無所謂，打來輕鬆，愉快，有的把打牌視為一種情緒發洩，一種享受或刺激，此類牌友特別喜歡做牌，大胡架子，寧可不胡也要做成大牌才定胡，有人專胡「絕張」，就是這種心理。

凡屬賭博，都有很多忌諱，麻將亦然，譬如心緒不佳不賭，錢少心怯不賭，人與場合不對不賭等等。賭博的人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動作，當手風背時，有人會突然站起來把所坐椅子搬動一下，或另換一張，假若久久不胡，有人會借故倒茶趁此鬆動一下，有人如廁，有人把骰子多擲幾下或把疊好的牌更換一下，不一而足。牌場中尤其背家，最忌人家把手扶在他的椅背或用腳踏他的椅子，如某人久久不胡，而你又不知趣老站在他背後看牌，準會把他氣得火冒三丈，如果打來得心應手，旁觀者怎麼都可以，與家還會與你有說有笑共享快樂，這些下意识的動作，本來與牌風與背無關，但是，知易行難，置身其中，却又不能自己，說來真是微妙。

打麻將的多不喜歡人看，說來也屬人情之常，因為旁觀者很難做到看牌完全冷靜到神色不露，麻將最邪的地方，就怕走漏風聲或被人看出你的牌，往往鬆一張緊一張，就決定你牌風與背。聽說香港已有人在研究製造一種化學麻將，需

戴上特製化學眼鏡才看得見，這種麻將，專為防止旁觀而構想，一副麻將搭配四副眼鏡，真是想得妙，如果製造成功在市面發售，一定行銷而使麻將創一新里程。

久打麻將者，人人都有慘痛的經驗與教訓，手風越背牌越爛，好不容易定胡，一出牌就放砲，上家牌旺，不管打什麼牌，你坐下家都吃碰不到，要是你時來運轉，牌做牌，想什麼有什麼，打來真是心曠神怡。

凡是賭博，運氣手風第一，常見此中豪傑，講得頭頭是道，但面臨考驗，就輸得一塌糊塗，此無他，技如人運不如人也。打麻將會贏或輸，因素很多，手風、技術、「裁體」，遭遇都有關係，打牌每人構想不同，很難下定語說對與不對，關鍵是你够不够冷靜，靈巧，遭遇得好與壞，做的大牌有來就會胡，否則就只能怪運氣，至於怎樣在緊要關頭該扣該放，就看你怎樣匠心獨運了，技術高加運氣好，就會贏錢，麻將的分外迷人，就是輸了不服氣，希望尋回運氣，於是，越玩越想玩，不能自己了。

我覺得凡得失心重氣量狹仄的，最好不彈此調，另尋娛樂，因為打麻將刺激性很大，尤其牌風居劣勢，好像故意捉弄人，打牌原為娛樂，如若跟牌生氣，豈非自尋煩惱，已過世的新聞界前輩蕭同茲，人情世故達練，其打麻將之精與乎牌品之好，朋輩稱為「牌聖」，他玩牌態度輕鬆，有說有笑，輸贏固無所謂，且任人旁觀，偶有大牌被人攔了胡，默不作聲，把牌輕輕一推，朝後相顧一笑而已，他扣了人家大牌，也僅對被扣者

作會心一笑，人樂己樂，風度之佳，人人叫好。

麻將軼事悲歡離合

麻將因為多數人喜愛，故運用範圍很廣，有人把它純粹當作消閑娛樂，有人把它視作結交朋友橋樑，更有人把它視作政治工具，等而下之的，更把它當作謀生飯碗。就筆者體念，建立感情，由生而熟，莫過於打牌，往往八圈下來，彼此就不陌生，其中道理，大概是牌打起來，情緒順着牌勢起伏，自然會互相搭訕，如此一來，隔膜消除，就熟識起來。

打麻將軼事，時有所聞，可說寫不勝寫；有人在其中找到快樂，也有人在其中尋求煩惱，有人在其中找到黃金屋，有人在其中找到顏如玉，遭遇好壞不同，悲歡離合都有，茲舉數例如下：

某委員對法學深有研究，但近視也深，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玩牌，在旁觀看的以站立過久，即順便仰臥桌旁長藤椅上，頭部靠某委員的椅子入睡了，某委員手持香煙正聚精會神應戰，又因近視誤認他人頭為茶几上煙灰碟，順手將煙灰向人頭部彈去，旁睡客雖煙灰滿面，亦未覺醒，等到某委員將吸餘煙蒂投入，灼及皮膚痛極而呼，才恍然驚覺錯把人頭作煙灰缸。

另一位委員，他有一位高度近視朋友，也好玩牌，某次雀戰中，主人置有蠶豆及其他糖菓，任客隨意取啖，近視客嗜食蠶豆，抓一把放在桌角，一面摸牌一面一粒一粒送進口，狀至悠閑，他做過莊家後，下家作莊開牌時，兩顆骰子不見了，四人分從桌上尋到桌下，又起身振衣抖袖都

無，旋一「戰」友瞧見此公口中仍咀嚼不已，乃問是否把骰子當蠶豆吃掉了，近視客一面否認一面吐出來看，那兩粒骰子已被他嚼得乾乾淨淨，連顏色也沒有了，弄得大家啼笑皆非。

北洋軍閥時代，曾任財政總長的李思浩，就是陪要人玩麻將而導致官運亨通，據說當年政治要人段祺瑞，平生除嗜好圍棋外，就喜歡玩麻將，段的政治地位很高，奉陪的都是名公鉅卿，曾任內閣總理時，某夕赴中國銀行總裁梁士貽家擬玩麻將，主人以電話向各方邀約，始終三缺一沒法成局，最後梁說：「我行內有一職員可以湊合，不知總理是否同意」，段以臨時湊搭有就好，說無所謂，梁氏即將李思浩約來，李聞命殊惶恐，祇好遵命入局，心情却很緊張，初時段以李職小位微不屑與語，只對其他兩位高尙客說笑，李思浩深嫻麻將技術，得此殊榮，小心翼翼總以能使段總理愉快為上，四圈下來，已摸清段牌性，機會來了，有一副牌，他推測段祺瑞手中是一副大牌聽「白板」，俟段等得心焦，他適時發言：「我全手牌都是生張，只有擲出公頭，或許可望不放砲」，隨手將白板打出，段胡了大滿貫，非常高興，洗牌時乃溫語問其籍貫資歷，稍示親切，梁士貽頗贊許李機智應付才能，嗣後每逢段來，即命李敬陪，從而漸受知遇飛黃騰達。

過氣軍人唐生智，一生反反覆覆，好亂成性，一派獠悍不饒人性格。唐生智嗜賭麻將，不可一日無此君，但其惡心惡行，也充份流露，他技術聽說精到幾乎可以透視各人手中牌，每逢某家有大牌時，他每算無不準，故意打出不能拆下的

張子，送到聽小牌的牌前大聲說：「你胡」，同時把自己牌攤開讓人知道是故意放胡的，隨說又隨手把聽大胡被他扣到的那家牌翻倒桌上，人很難堪，他却洋洋得意。抗戰時期，他在重慶跟四川軍人鄧錫侯的經理處長徐次衡打麻將，某次他料定徐氏聽四七筒的清一色，乃大聲說道：「有人在聽四七筒滿貫，誰打我就不認帳」，大家祇好戒嚴，繼而唐生智的牌也攪成單吊四筒，不久自摸，他先不攤牌却先將徐氏牌翻開粗聲說：「你是不是聽四七筒？」視之果然。其野性難馴有如此者，難怪他當年領兵，總是攪風攪雨，唯恐天下不亂。台大力學教授某君麻將救了他一命。教授太太最不喜歡他打牌，他也不時違禁，卅七年夏，某君在上海已購好太平輪座位，預備舉家來台，恰巧他跟朋友們早已約妥的麻將圈數未打完，不能結帳，某君守信出名，只好改期將船票讓人，想不到太平輪出海不久即告沉沒，全部乘客無人生還，某君得免於難，太太轉怒為喜，以其功大於過，救了全家一命，從此開禁准其公開逍遙玩牌。我表侄某，週末常來我家玩助興，我鄰居太太是經常座上客，她有一個漂亮獨生女，偶而也來作壁上觀，我表侄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牌桌上獻盡殷勤，久而久之，某太太竟默許他與女同遊，進而結為連理，一時傳為佳話。

我友某，看人打牌癮奇大，凡我家「開會」，聞風即來，人打多久，他看多久，弄得人人討厭，牌友知其癖，入局即關牢門窗，我友年屆知命，仍身手矯健，竟翻牆而入，主人沒法拉下險下逐客令，客人也只有容忍，識性能相處，只好

與其約法三章，姑准其看牌，但不得談話，也不准作遊列國。我內子小弟，大學畢業有好職業，追密司手段奇劣，年過卅，追南逐北，到處碰壁，好不容易經人介紹，才得識一女友，但他愛玩牌，常常因牌誤約，佳人忍不可忍，從此一怒就絕裾而去。因打牌弄得朋友失義，家庭失和，勞燕分飛或傾家蕩產的不幸事例，也舉不勝舉；我曾親眼看過好幾個家庭，因夫婦沉湎打牌不能自拔，弄得妻離子散，聽到的更不知凡幾，至於因財失義，因賭失和的事例，我想人人幾乎耳熟能詳，隨便就可說出許多事例。一般說來，大都是初時玩玩，後來沉湎竟不能自拔，轟動一時的杭州南路火窟雙屍案女主角張韻淑，就是典型例子。

我已近逾古稀，餘年有限，無可救藥，但我畢生經驗，最好百賭不染，正當娛樂多的是，近代人又加上電視享受，實在大可不必賭博，看看書，看看電影電視，聊聊天，下下棋，已够打發閑暇時間，我對孩子，嚴禁賭博，並且令出必行，我太太身教言教，家庭祥和充滿歡笑，兒子媳婦也附和，實在快樂。凡百賭博，百害而無一利，首先損害健康，其次消磨壯志，弄得不好，把金錢和友誼也一起輸掉，沉湎於四方桌上牌君子，何不把生命力放在有意義的工作上，改尋其他正當娛樂，也是筆者為本文的本衷。但是不含賭博性質，完全是遊戲娛樂，像洋人玩橋牌一樣，那就又當別論了。（完）

竭誠為您服務的行銀

合作金庫

營業項目

收受各種存款	放款及投資	票據承兌及貼現	匯兌業務	中小企業融資服務	代理業務	政府委託特種業務
--------	-------	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-	------	----------

總庫地址：台北市館前路七十五號之一

電話：三三六一、三三六二、三三六三、三三六四、三三六五、三三六六、三三六七、三三六八、三三六九、三三七〇、三三七一、三三七二、三三七三、三三七四、三三七五、三三七六、三三七七、三三七八、三三七九、三三八〇

電報掛號：六八五五

各分支機構三百餘位單位遍佈
各地隨時歡迎您的惠顧